

向秀《莊子注》輯校

Collation of *Annotations on Chuang Tzu*

Authored by Hsiang Hsiu

王 書 輝

Shu-hui Wang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摘要 Abstract】

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歷來爭訟不斷，論者甚多。本文側重於向秀《莊子注》佚文之輯校，除將歷來各種較完備之輯本全部蒐羅排比、校勘異同外，另增輯一條，計得輯文一百三十七條。每條輯文均回覈其所從出各書版本數種，進行校勘。今本《莊子》郭象有注者亦逐條並列，以茲比較。輯文依向、郭注文之關係，概分為向郭注全異者、向郭注相近者、向郭注相同者與向有注郭無注者四類。文末並根據輯校的結果提出作者的一些意見。

There have been arguments about *Annotations on Chuang Tzu* authored by Kuo Hsiang since he was accused of plagiarizing Hsiang Hsiu. In this article, the writer focuses on those editions as annotated by Hsiang Hsiu. The writer has collecte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versions, and compared their differences with those annotated by Kuo Hsiang. Accordingly, the writer has summarized 137 items. Each item is double-checked with its original publications. Those versions as annotated by Kuo Hsiang are annexed to each item for comparison. In the collated text, the writer outlines the relation of annotations between Kuo Hsiang and Hsiang Hsiu as follows: 1.those complete different; 2.those similar; 3.those the same; 4.those Hsiang Hsiu annotated but Kuo Hsiang didn't. Based on his collation, the writer discusses his viewpoint on these findings.

關鍵字 (Keywords) : 莊子注 (*Annotations on Chuang Tzu*)、向秀 (Hsiang Hsiu)、郭象 (Kuo Hsiang)。

一、前言

向秀注解《莊子》的記載，最早見於《世說新語·文學篇》：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¹

劉孝標注引向秀《別傳》云：

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²

從呂安的評語「莊周不死矣」，可知向秀注解《莊子》一定有著高妙不凡的見解。向秀之後，郭象也曾爲《莊子》作注。《世說新語·文學篇》：

郭象者爲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³

這段文字明白地指出郭象注《莊子》，是將向秀注「竊以爲己注」，再自注《秋水》、《至樂》二篇，易《馬蹄》一篇，除此之外，其他各篇大抵都是根據向秀注「定點文句而已」。但是若仔細地摩挲文義，卻可以發現劉義慶的《世說》和劉孝標注，彼此有著一些矛盾。首先，《世說》認爲向秀注書未竟而卒，劉注卻引《別傳》的話，認爲向秀不但注完了書，而且還曾交給嵇康、呂安二人過目；其次，劉注還引了一段《文士傳》的話：「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適旨。」⁴如果郭象果真是剽竊向秀注，如何能說郭象注「最有清辭適旨」？

相同的矛盾也見於《晉書》，《郭象傳》云：

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遺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⁵

同書的《向秀傳》卻說：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⁶

1 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景印明袁氏嘉趣堂刊本），卷上之下，頁13下～14上。

2 同前注，卷上之下，頁13下。

3 同前注，卷上之下，頁14上。

4 同前注。

5 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50，頁1397。

6 同前注，卷49，頁1374。

〈郭象傳〉裡指控郭象將向秀注「竊以爲己注」，〈向秀傳〉裡卻說「郭象又述而廣之」。其實《晉書》本是成於眾人之手，所根據的材料自有不同；然而在一部書裡對同一事件卻有著互相矛盾的記載，徒使歷史真相更趨模糊而已。

案《隋書·經籍志》著錄《莊子》二十卷，云「晉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又「梁有向秀《莊子音》一卷」⁷；《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並著錄向秀注二十卷，而無《莊子音》；⁸宋代編修的《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與《宋史·藝文志》則二書均未見著錄。可知向秀《莊子注》唐代尚存，至宋代已無傳本；《莊子音》的亡佚則更在唐代以前。在無可比勘的情況之下，歷來對於這件歷史公案的記錄大抵都不出《世說》與《晉書》的說法。有些人主張郭象確實剽竊了向秀注，如高似孫⁹、王應麟¹⁰、焦竑¹¹、胡應麟¹²、謝在杭¹³、陳繼儒¹⁴、王昶¹⁵、袁守定¹⁶、陸以湉¹⁷、顧炎武¹⁸、劉宗周¹⁹

7 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卷34，頁1001。

8 劉昫等，《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47，頁2028；歐陽修等，《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59，頁1516。

9 高似孫云：「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字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見《子略》（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景印民國16年武進陶氏覆宋咸淳左圭原刻《百川學海》本），卷2，頁4，〈向秀莊子解義〉。又同書《莊子注》著錄「向秀二十卷，郭象十卷」，二注的卷數不同。（卷2，頁3下。）

10 王應麟云：「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見《困學紀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四部叢刊三編》景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元刊本），卷10，頁18。

11 焦竑云：「郭象注，《世說》謂爲向秀本，象竊之耳。其自注者，獨《秋水》、《至樂》兩篇。《世說》去晉未遠，當得其實。」見《焦氏筆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2，頁40，〈向秀注多勝語〉。

12 胡應麟云：「又有非僞而實僞者。……《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之類是也。」原注云：「二說尚難信。……向子期與嵇、阮諸文士友，而絕不爲言，姑據前人載此。」見《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30，頁384。

13 謝在杭云：「郭象見向秀死而竊其《莊子》注。……雖過有輕重，其好名之心一也。」見《文海披沙》（臺北：西南書局，1981年），頁26，〈竊古人書〉。

14 陳繼儒云：「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注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故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于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爲己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見《續狂夫之言》（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景印明萬曆中繡水沈氏尚白齋刻《寶顏堂秘笈》本），卷4，頁23下～24上。

15 王昶云：「然自晉以後，注迄用郭不用向，而陸德明遂謂子玄之註得莊主之大旨，而忘其出于秀也。」見《春融堂集》（清嘉慶丁卯塾南書舍刊本），卷43，頁12上，〈莊子跋〉。

16 袁守定云：「向秀注《莊子》，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郭象補注二篇，又易《馬蹄》一篇，餘俱竊爲己注。《晉書》譏之爲盜，蓋攘人之名以爲己名，與攘人之物以爲己物，其事等也。」見《佔畢叢談》（清光緒丙戌刊本），卷5，頁14上。

17 陸以湉云：「竊人之書爲己有，自昔已然。如……郭象之竊向秀。」見《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4，頁206，〈竊人之書〉。

18 顧炎武云：「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註……之類是也。」見《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卷20，頁542，〈竊書〉。

19 劉宗周云：「昔時註《莊子》者數十家，皆莫究其旨，獨向秀於舊註外另有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時郭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之以爲己註，誇街於世。時秀門人亦有得其稿者，出與比勘，則象所註止《秋水》、《至樂》二篇而已，象爲慚愧欲死。」見《人譜類記》（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卷5，頁14上，〈記竊竊能〉。

等是；也有些人爲郭象提出辯護，認爲抄襲之說不可信，如錢曾²⁰、王先謙²¹、劉盼遂²²、吳承仕²³等是。²⁴

其實，要釐清向、郭《莊子注》的關係，與其在《世說》與《晉書》的記載裡推疑猜測，不如蒐輯向秀注的佚文，與郭象注並列對勘，以確實掌握二注之間的異同。在錢曾的《讀書敏求記》裡，已經提到《經典釋文》中「引向注者非一處，疑秀尚有別本行世。」²⁵王先謙撰《莊子集解》，則針對少數幾條注文進行對校，可惜採用的材料不多。四庫館臣根據《釋文》與張湛《列子注》引向秀注，與郭象注相互對勘後認爲：「是所謂竊據向書，點定文句者，殆非無證。」²⁶《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裡也說：「以陸德明《莊子釋文》所引向註互校，攘竊之跡灼然可見，然象亦有所補綴改定，不可目爲秀書。」²⁷四庫館臣似乎是採取了較爲折中的態度，一方面根據向秀注的輯文，指出郭象剽竊的痕跡，一方面又肯定郭象「述而廣之」的創作態度，絕非只是純粹地點定文句而已。

清代是輯佚學的鼎盛時期，刊行了許多相當重要的輯佚著作。然而清人的輯佚工作，似乎沒有觸及向秀的《莊子注》。民國以來，始陸續有學者將向秀注文蒐輯成編，並與郭注分類排比。迄今可見蒐羅較爲完備的輯本約有以下四種：

-
- 20 錢曾云：「郭象注《莊子》十卷。《晉書·郭象傳》：『象竊向秀解《莊子》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文句而已。』予覽陸氏《釋文》引向注者非一處，疑秀尚有別本行世，時代遼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然也。」見章鈺：《讀書敏求記校證》（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書目叢編》景印長洲章氏丙寅年刊本），卷3之上，頁16。
- 21 王先謙在《莊子集解·應帝王》「鄉吾示之以天壤」句注云：「《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案：郭注『地之』作『之地』，『外』作『卯』，是誤字。昔人謂郭竊向注，殆不然，此類得毋近是乎？」見《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2，頁73。
- 22 劉盼遂列舉三項證據——「一事向本與郭本篇卷之不同也」，「二事向本與郭本章句釋義之不同也」，「三事康王之前後學者均無是說也」——認爲「自以上三端論之，則郭象之不盜向義，固已昭昭然若縣魏闕。」見〈申郭象注莊子不盜向秀義〉，《文字同盟》第10號（1928年1月），頁23。
- 23 吳承仕云：「按《世說》亦稱王丞相持聲無哀樂本之嵇康，養生本之阮籍，言盡意本之歐陽堅石，蓋獨標新義，則辭旨未充，因成舊文，而玄風亦暢。郭、向之事，宜與同比，非剽竊之科也。……向立義而郭因之，要其定著篇目既不盡同，文句少多自難一揆，則爲事理之常，無足多怪。」又云：「〔《晉書》〕《郭傳》云竊；此〔《向秀傳》〕稱『述而廣之』，爲得其實。」見《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63。
- 24 吳氏之後，討論向、郭《莊子注》的論著甚多，茲不贅述。
- 25 章鈺，《讀書敏求記校證》，卷3之上，頁16下。
- 26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景印舊刻本），卷146，頁23下。
- 27 紀昀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原鈔本），卷14，頁46上。

(一)楊明照〈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

本文刊載於《燕京學報》第28期(1940年12月，頁71~88)輯錄了見於劉峻《世說新語注》、陸德明《釋文》、張湛《列子注》與李善《文選注》的向秀注文共八十九條，分類排比後得：

1. 向注與郭注同者四十七條；
2. 向注與郭注近者十五條；
3. 向注與郭注異者二十七條。

另有「向有郭無者」三十七條文中略不徵引。其結論云：

綜上《向注》，都八十九則；……辜樞較之，厥同踰半。雖全豹未窺，難以慨定；然侏儒一節，長短可知。是子玄河分崗勢、春入燒痕之嫌，寔有口莫辯矣。且孝標察及淵魚，辨窮河豕，善於攻繆，博而且精；於《世說》訛誤之處，多所糾彈，此獨存而不論，固已叨臨川之言非誣枉也。況臨川謂支公標逍遙新理，拔向郭之外，孝標引證二家義，詞既一致，名復共舉。果子玄純出心裁，未因人熱，何汜論首篇，即後先璧合，彼此雷同？不甯唯是，張湛訓解《列子》，向郭并采，而所引《向注》，與今行郭本互校，十符其八。處度生東晉之初，距向郭未遠，非緣情僞盡知，熟能朱紫有別？然則《世說》所載，信而有徵，《晉書》因之，匪逐狂已。雖然，子玄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非不能言《南華》者。蓋見子期所為解義，窮究旨要，妙析奇致，欲貪其功，以為己功。遂掠美因善，鳩居鵲巢；補闕拾遺，薦施松上。縱曾自我作故，要亦因人成事。與何法盛之剽鄒紹，宋齊邱之攘譚峭，不過薄乎云爾，存心固無以異。或謂獨標新義，則辭旨未充；因成舊文，而玄風益暢。其然，豈其然乎？²⁸

(二)壽普暄〈由經典釋文試探莊子古本〉

本文亦刊載於《燕京學報》第28期(1940年12月，頁89~104)，輯錄了見於陸德明《釋文》、張湛《列子注》與李善《文選注》的向秀注文共五十四條，分為三類：

1. 有向注而無郭注者十六條；
2. 向郭二注各異者十六條；
3. 向郭二注相同者二十二條。

其結論云：

總之向、郭相異，（或有向無郭）雖有百條，不足明郭未取於向。向、郭相同，即有一處，亦可證向《注》為郭所襲。蓋苟各自撰著，容或不謀而合，未必全相雷同，今竟長者數十百言，多至一二十處，文義詞句，如出一口。此實古今事理之必不能有者，雖具

28 楊明照，〈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燕京學報》第28期，頁87。

百喙，亦無法爲子玄解也。……《晉書·向秀傳》：「……惠帝之時，郭象又述而廣之。」此「又述而廣之」者，真彼時之實情矣。²⁹

(三)王叔岷〈莊子向郭注異同考〉

本文刊載於《莊學管闕》（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頁113~130），輯錄了見於劉峻《世說新語注》、陸德明《釋文》、張湛《列子注》、李善《文選注》、釋僧祐《弘明集》與張君房《雲笈七籤》等書所見的向秀注文，共得一百三十八條，分爲四類：

1. 向有注郭無注者四十八條；
2. 向郭注全異者三十條；
3. 向郭注相近者三十二條；
4. 向郭注相同者二十八條。

其結論云：

郭注之與向注，異者多而同者少，蓋郭雖有所採於向，實能推而廣之，以自成其說者也，豈僅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及易馬蹄一篇而已哉？……蓋向秀亦本崔譔之義，述而廣之，與郭象本向注述而廣之者實同，則獨加郭象以竊名，不亦冤乎！向秀之注，雖亡於宋，但就余所考得者，已足證世說文學篇、晉書郭象傳所言之不足據信也。³⁰

(四)黃錦鋐〈關於莊子向秀注與郭象注〉

本文刊載於《淡江學報》（文學部門）第9期（1970年11月，頁17~32）輯錄了自張湛《列子注》中輯出的三十五條向注及自陸德明《釋文》中輯出的五十九條向注，逐一分析。其結論云：

綜上所列，釋文中或向注文字訓詁郭略而未及外，其他注文文義則幾全相同，其不同者，或僅爲文字之相異，而文義基本上仍爲相同。……據此可證郭注就向注點定文句，苟有未合己意，稍爲修訂而已，晉書所謂「述而廣之」即指此而言歟？³¹

細察前述諸位學者所輯向注，與郭注對比之後所得結論既不相同，輯文文字亦間有出入，使用者須同時檢覈各本，殊爲不便。因此本文以王叔岷先生所輯者爲底本，首列於前，再參校其餘各家輯本，並回覈輯文所從出各書版本數種，進行校勘；今本《莊子》郭象有注者亦並列之，分類編排。除前述各家輯本所輯均蒐羅全備外，又增輯一條，計得：

1. 向郭注全異者三十七條；

29 壽普暄，〈由經典釋文試探莊子古本〉，《燕京學報》第28期，頁97。

30 王叔岷，〈莊子向郭注異同考〉，《莊學管闕》，頁114。

31 黃錦鋐，〈關於莊子向秀注與郭象注〉，《淡江學報》（文學部門）第9期，頁31。

2. 向郭注相近者三十一條；
 3. 向郭注相同者二十七條；
 4. 向有注郭無注者四十二條。
- 合計一百三十七條，每條之後均加案語略予說明。

二、向秀《莊子注》輯文

(一) 向郭注全異者

〈逍遙遊篇〉

1.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喧，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釋文》）

郭注：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喧」作「宣」。王叔岷先生案云：「陳景元本喧作唱。」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時女」下引並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近，壽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

2.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釋文》）

郭注：蓬非直達者也。（王叔岷先生案云：「《釋文》引蓬下有生字，無也字，《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注引亦無也字。」黃本「蓬」下亦有「生」字。）

案：本條各本皆同；楊本「士」字下注云：「原誤作土，據別本改。」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蓬之心」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近，壽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齊物論篇〉

3. 爲其脰合。

脰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釋文》）

郭注：脰然無波際之謂也。（楊本「波」字下注云：「原誤作被，據別本改。」）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脰音脣」三字，壽本未輯錄；楊本「兩」字下注云：「原誤作雨，據別本改。」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脰」並作「脰」，云：「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近，王本以爲向郭注相異。

4. 置其滑潛。

滑潛，向本作汨昏，云：未定之謂。（《釋文》）

郭注：而滑潛紛亂，莫之能正。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作「向云：汨昏，未定之謂」，壽本未輯錄。楊本「汨昏」下注云：「《音義》云：『滑，向本作汨』。按潛《音義》云：『徐音昏』，向注既作昏與徐同，故陸氏省而未著。」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滑」下並云「向本作汨，音同」，「潛」下並引「向云：汨昏，未定之謂。」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為向郭注相異。

5. 罔兩問景曰。

向云：罔兩，景之景也。（《釋文》）

郭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案：《釋文》引同。）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罔兩」二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罔兩」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為向郭注相近，王本以為向郭注相異。

〈養生主篇〉

6. 官知止。

向云：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釋文》）

郭注：司察之官廢。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並同，楊本「官智」下有「從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十二字（見下條），「官智」下注云：「《音義》云：『知，向音智。』」天理本《莊子音義》「官知止」下引「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北圖本「向」誤作「尙」，「司」誤作「同」，又誤脫「智」字。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為向郭注相近，壽本以為向郭注相異。

7. 而神欲行。

向云：從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釋文》）

郭注：縱心而順理。

案：本條壽本同，楊本與前條併為一條，黃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而神欲行」下引並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為向郭注相近，壽本以為向有注郭無注，王本以為向郭注相異。

〈人間世篇〉

8. 其行獨。

向云：與人異也。（《釋文》）

郭注：不與民同欲也。（案：《釋文》引「民」作「人」，無「也」字。）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獨」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9. 易之者皞天不宜。

向云：皞天，自然也。（《釋文》）

郭注：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莊子音義》「皞天」下引同，天理本「向云」誤作「白云」。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異，王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

10.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向云：食美食者必內熱。（《釋文》）

郭注：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也。（案：王本「事」作「患」，黃本無「也」字。）

案：本條各本皆同。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內熱與」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壽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

〈大宗師篇〉

11.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向云：自然無心而自爾之謂。（《釋文》）

郭注：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案：黃本無「也」字，《釋文》引作「往來不難之貌」。）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自然」上並有「翛然」二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翛然」並作「脩然」，天理本引同楊本，北圖本引向注「翛」亦作「脩」。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12.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向云：與乎，疑貌。（《釋文》）

郭注：常遊於獨而非固守。

案：本條楊本無「與乎」二字，「向」字下注云「原誤作同，據別本改」；壽本與黃本並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與乎」下並引「同云：疑貌。」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異，王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

13. 邴邴乎其似喜乎。

向云：邴邴，喜貌。（《釋文》）

郭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邴邴」二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

「邴邴」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為向郭注相異。王叔岷先生案云：「郭氏蓋以暢然和適四字，釋邴邴之義。」

14. 崔乎其不得已乎。

向云：崔乎，動貌。（《釋文》）

郭注：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崔乎」二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

「崔乎」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為向郭注相異。王叔岷先生案云：「郭氏蓋以動靜行止四字，釋崔乎之義。」

15. 獻笑不及排。

向云：獻，善也。（《釋文》）

郭注：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案：黃本「而不」二字誤倒。）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獻笑」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為向郭注相異，王本以為向有注郭無注。

16. 吾願遊於其藩。

向云：藩，崖也。（《釋文》）

郭注：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藩」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其藩」下並引「司馬、向皆云：崖也。」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為向郭注相異。王叔岷先生案云：「郭氏蓋以傍釋藩。」

〈應帝王篇〉

17.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向云：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有雌」下有「而」字，「今吾」作「吾今」，無「雖」字。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無」皆作「无」，餘同王本，《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為向郭注相異，黃本以為郭注「未懷道」與向注「未盡我道之實」義實相承。

18. 於事無與親。

向云：無適無莫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唯所遇耳。

案：本條各本皆同。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二「無」字並作「无」，《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近，壽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黃本以爲文異而義同。

19.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案：《列子·黃帝篇》「琢」作「瑑」。）

向云：雕瑑之文，復其真朴。（《列子·黃帝篇注》）

向云：則外事去矣。（《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去華取實。（「彫琢復朴」句注。）

郭注：外飾去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句注。案：壽本作「去外飾也」。）

案：本條楊本同，壽本「瑑」作「琢」，「復」作「後」，「真」下有「璞」字，黃本「文」誤作「友」。楊本於「瑑」下注云：「按瑑與琢通。」「外事」下注云：「按《郭注》作飾，較勝。」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王本，惟王本分爲二條，「雕瑑」二句爲「彫琢」句注，「則外事去矣」爲「塊然」句注，並以爲前者向郭注相異，後者向郭注相近。楊本、壽本與黃本皆併爲一條，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同，壽本以爲向郭注相異，黃本以爲文異義同而點定文句。

20.一以是終。

向云：遂得道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使物各自終。

案：本條各本皆同。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異，黃本以爲文異義同而點定文句。

〈胠篋篇〉

21.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向云：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故曰聖人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塗，則大盜息矣。（《釋文》）

郭注：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案：本條壽本同，楊本「塗」作「途」，「忘」字下注云：「原誤作妄，據別本改。」黃本「塗」亦作「途」。天理本《莊子音義》「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下引同王本，北圖本「則」誤作「刑」。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異。

22.爲之斗斛以量之。

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釋文》）

郭注：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下文「則並與仁義而竊之」句注。楊本與黃本「困」並作「因」。）

案：本條各本皆同。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爲之斗斛以量之」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王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

〈在宥篇〉

23. 其動也縣而天。

向本無而字，云：希高慕遠，故曰縣天。（《釋文》）

郭注：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僅引「希高」以下八字，楊本於「縣天」下注云：「此注原有誤衍，據別本改正。」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莊子音義》「縣而天」下引同王本，天理本「慕」作「暮」。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達生篇〉

24.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向云：命盡而死者是。（《雲笈七籤》三二〈養性延命錄〉）

郭注：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道藏本《雲笈七籤》卷三十二《養性延命錄》引同。與郭注相較，王本以爲向郭注相異。

25.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向云：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無「者」字。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厭」作「獸」，《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異，黃本以爲文字雖異而義旨不背。

26. 善游者數能。

向云：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案：黃本「後」作「后」。）

案：本條各本皆同。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楊伯峻云：「《釋文》『不懼舟』作『擢舟』，云：數，色據切，術也，《注》同。擢，直孝切，一本作懼，恐字誤。伯峻按：本作『擢舟』，『擢』誤成『懼』，妄人又增『不』字也。敬順所見已有誤爲『懼』者，但尚未增『不』字耳。」³² 與郭注

32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60。

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近，壽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黃本以爲文異而義同。壽本以「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句郭注「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與向注比勘，對照《莊子》與《列子》原文，似不妥。

〈庚桑楚篇〉

27.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向云：挈然，知也。（《釋文》）

郭注：挈然，矜仁。（案：黃本「矜」作「於」。）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挈然」二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挈然」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28.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

向云：二句朴槩之謂。（《釋文》）

郭注：擁腫，朴也。鞅掌，自得。（案：《釋文》引「得」下有「也」字。）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鞅掌」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29.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向云：日計之而不足，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順時而大穰也。（《釋文》）

郭注：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案：王本「俱」作「居」。）

案：本條楊本、壽本與黃本皆僅引「無旦夕小利也」、「順時而大穰也」十二字。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日計之而不足」下並引「向云：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下並引「向云：順時而大穰也。」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異。

30.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向云：理於小利也。（《釋文》）

郭注：理錐刀之末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而炊」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近，王本以爲向郭注相異。

31.趑勉聞道達耳矣。

向云：勉，強也。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釋文》）

郭注：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勉聞道」下並引「向云：勉，強也」；「達耳矣」下北圖本引「向云：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天理本無「也」字。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32. 將內撻。

向云：撻，閉也。（《釋文》）

郭注：撻，關撻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撻」字，楊本「閉」下注云：「原誤作閑，據別本改。」

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內撻」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近，王本以爲向郭注相異。

33. 能侗然乎。

向云：直而無累之謂。（《釋文》）

郭注：無節礙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莊子音義》「侗」作「洞」，云「本又作侗」；天理本字作「洞」，云「本又作洞」。二本並引「向敕動反，云：直而無累之謂。」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徐無鬼篇〉

34. 頡滑有實。

向云：頡滑，謂錯亂也。（《釋文》）

郭注：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滑」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王叔岷先生案云：「郭氏蓋以不同釋頡滑，故成玄英疏本之云：頡滑，不同也。」

〈外物篇〉

35. 謀稽乎誼。

誼，向本作弦，云：堅正也。（《釋文》）

郭注：誼，急也。（案：楊本「誼」下注云：「原誤作茲，據別本改。」）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誼」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誼」並作「譏」，云「向本作弦，云：堅正也。」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

〈列禦寇篇〉

36. 夫內誠不解。

向秀曰：未能懸解。（殷敬順《列子·黃帝篇·釋文》）

郭注：外自矜飾。

案：本條各本均未輯錄。燕禧堂本與湖海樓本《列子·黃帝篇·釋文》「不解」下引並同，《集釋》本引亦同。

〈天下篇〉

37. 以巨子爲聖人。

巨，向本作鉅，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釋文》）

郭注：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案：楊本與黃本「辨」並作「辯」。）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巨」字，壽本僅引「墨家」以下十七字。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巨子」下並云：「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異，王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

(二) 向郭注相近者

1. 〈逍遙遊篇〉

向郭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今本郭注：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題下注）

案：本條楊本同，惟以「夫大鵬之上九萬尺」爲句，恐非；壽本與黃本並未輯錄。嘉趣堂本《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峻注引「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語同。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王叔岷先生案云：「案此並引向郭注，明二注相同也。然證以今本郭注，惟與所引『逍遙也』以上數句相近，則此當全是向注，郭氏但本其首數句以爲說耳。又案此篇下文『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下，郭注後半有云：『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與此所引『得其所待』以下相近，郭氏亦本之以爲說也。」

2.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向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釋文》）

郭注：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

案：本條各本皆同。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海運」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近，壽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

3.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向云：龜，拘圻也。（《釋文》）

郭注：其藥能令手不拘圻。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龜」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龜手」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齊物論〉

4. 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向云：昔者，昨日之謂也。（《釋文》）

郭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王叔岷先生案云：「郭氏蓋以昨日釋昔。」）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同，壽本未輯錄。天理本《莊子音義》「昔至」下引同，北圖本「昔」誤作「音」。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養生主篇〉

5. 吾生也有涯。

向云：生之所稟者有涯也。（《雲笈七籤》三二〈養性延命錄〉）

郭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道藏本《雲笈七籤》卷三十二《養性延命錄》引「者」作「各」。與郭注相較，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6. 殆已。

向云：殆已，疲困之謂。（《釋文》）

郭注：安得而不困哉。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殆已」二字，「困」並誤作「因」，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殆已」下並引「向云：疲困之謂。」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近。

7.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向云：已困於智矣，又爲以攻之者，又殆矣。（《雲笈七籤》三二〈養性延命錄〉）

郭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道藏本《雲笈七籤》卷三十二《養性延命錄》引同。與郭注相較，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王叔岷先生案云：「據郭注，爲下當有智字，攻當作救，又殆當作大殆。」

〈人間世篇〉

8.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向云：蕉，草芥也。（《釋文》）

郭注：視之若草芥也。（王叔岷先生案云：「郭氏蓋以草芥釋蕉。」）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蕉」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若蕉」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9. 其易邪。

向云：易，輕易也。（《釋文》）

郭注：誠未易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作「向崔云：輕易也」，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其易」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10. 虛室生白。

向云：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文選》嵇康《養生論》注）

郭注：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獨生矣。

案：本條各本皆同。淳熙本《文選》卷五十三嵇叔夜《養生論》「神氣以醇白獨著」，李善注云：「《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異，壽本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11.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向云：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案：壽本與黃本「其」下並有「心之」二字。）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達」作「知」，無「也」字。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12. 適有蚤蚤僕緣。

向云：僕僕然蚤蚤緣馬稠概之貌。（《釋文》）

郭注：僕僕然群著馬。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蚤」並作「蚤」，壽本未輯錄。天理本《莊子音義》「僕緣」下引同楊本，北圖本亦作「蚤」，「概」作「慨」。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應帝王篇〉

13.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向云：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案：壽本無下「而」字，黃本「於」作「于」。）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亢」誤作「无」。《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

湛注引同王本，宋本引「亢」作「元」，餘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同，壽本以爲向郭注相異，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皆同而點定文句。

14. 萌乎不震不正。（王叔岷先生案云：「《釋文》引崔本不震不正作不詭不止，詭爲震之異文，正乃止之誤，《莊子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亦作止。」案：《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詭不止」。）

向云：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之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萌然不動，亦不自正（案：「正」應作「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案：壽本「於」作「其」。）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案：壽本「默」作「嘿」。）。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案：黃本「於」作「于」。）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案：壽本「忘坐」二字誤倒。），即謂之將死。覩（案：黃本「覩」作「睹」。）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案：黃本「符」作「苻」。），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案：壽本「爲」上有「以」字。），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案：本條楊本「無感」作「无感」，「之動也天」作「其動也天」，「便謂之有生」，「謂」作「爲」，注云：「按『爲』疑謂之音誤，《郭注》可證。」「無極」作「无極」，「則與變升降」，「變」下注云：「按以《郭注》驗之，變下當有化字。」壽本「之動也天」亦作「其動也天」，「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作「其行流水，其湛淵嘿」，「以世爲量」作「以無爲量」；黃本「之動也天」亦作「其動也天」，「謂」亦作「爲」。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無感」作「无感」，「之動也天，其靜也地」作「其動也天，其靜也土」，「便謂之有生」，「謂」作「爲」，「無心」作「无心」，「無極」作「无極」，餘同王本；《集釋》本「之動也天」亦作「其動也天」，餘同王本。楊伯峻云：「《注》『其靜也地』北宋本『地』作『土』，汪本從之，今從《藏》本訂正。又『謂之有生』，『謂』各本作『爲』，今亦從《藏》本正。」³³ 與郭注相較，楊

33 楊伯峻，《列子集釋》，頁72。

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皆同而點定文句。

15. 鄉吾示之以天壤。

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案：壽本「比」作「以」，「外」作「卵」；楊本與黃本「外」亦並作「卵」，楊本注云：「按卵當依《向注》作外。」）

案：本條楊本、壽本與黃本「比之地文」皆作「比地之文」，楊本注云：「按『比地之文』當依《郭注》作『比之地文』，始與上『鄉吾示之以地文』句相應。」黃本誤植爲「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句注。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比之地文」誤作「比地之丈」，餘同；《集釋》本引同壽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皆同而略改定文句。

16. 名實不入。

向注：任其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棄物。（《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也。（案：楊本「棄」作「棄」，楊本、王本與黃本皆無「也」字，壽本「也」作「矣」。）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其」字，壽本無「其」、「爲」二字。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楊本。楊伯峻云：「《注》『名利之飾』北宋本作『名利之作』。」³⁴ 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皆同而略加說明。

17.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向云：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案：本條楊本與壽本並同，黃本「矣」作「也」。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同王本，《集釋》本引同黃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皆同而略改定文句。

18. 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案：楊本於「鄉」下注云：「按『吾鄉』當據上下文乙作『鄉吾』；《列子》作向吾，同。」）

向云：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案：黃本「浩」

34 楊伯峻，《列子集釋》，頁73。

作「皓」，楊本與王本「厝」並作「措」。）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皓」並作「浩」，楊本「莫」誤作「萬」，「皓」下注云：「按《文選》班固〈荅賓戲〉『孟軻養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本作浩，是皓與浩通。」「迹」下注云：「按由此句推之，是向本正文作『莫朕』，與《列子》合。」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同王本，《集釋》本引同壽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皆同而點定文句。

19.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向云：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案：壽本「鯢」作「鯢」。）

案：本條黃本同，楊本「若」作「居」，「旋」下注云：「按『旋』與『桓』通。」壽本「鯢」作「鯢」，「默」作「嘿」。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若」作「君」，餘同王本，《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異而義實相承。

20.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云：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冥極也。（案：楊本無「而常」二字，注云：「按此句『深』上疑有奪文，《向注》可證。」又「冥」作「寧」。王本「常」作「當」，「冥」亦作「寧」。）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無「雖」字，「寧」作「甯」。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同而點定文句。

21. 吾與之虛而委蛇。

向云：無心以隨變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無心而隨物化。

案：本條黃本同，楊本「無」作「无」，壽本未輯錄。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同楊本，《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同而點定文句。

22. 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向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案：壽本「世變」作「事」，黃本「帝王」二字誤作「帶」。）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並同，楊本「無往」作「利化」，注云：「按『利化』二字難解，未審有無錯誤。」「無所」作「无所」。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上「世」字作「也」，下「世」字作「出」，餘同楊本，《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同而點定文句。

23. 紛而封哉。（王叔岷先生案云：「《釋文》引崔本哉作戎，當從之，哉爲戎之形誤。」）

向云：真不散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雖動而真不散也。

案：本條楊本與壽本並同，黃本多「戎或作哉」四字。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王本。黃本所輯「戎或作哉」四字疑非向秀注文。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異義同而點定文句。

〈肱篋篇〉

24. 夫噶噶之意。

向云：噶噶，以智誨人之貌。（敦煌本《釋文》）

郭注：噶噶，以己誨人也。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敦煌寫本伯三六〇二徐邈《莊子集音》³⁵「夫噶噶之意」下引向秀注文，「貌」字不清，未敢遽定；句末有「也」字。與郭注相較，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在宥篇〉

25. 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

向云：嚙矢，矢之鳴者。（《釋文》）

35 舊釋以爲陸德明《釋文》殘卷，今據許建平《伯三六〇二殘卷作者考》意見訂正。許文見《文史》第四十輯（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77。

郭注：嚙矢，矢之猛者。（案：天理本《釋文》引同，宋本「之」誤作「矢」。）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者」下並有「也」字，黃本「鳴」誤作「鴨」，壽本未輯錄。

北圖本《莊子音義》「嚙矢」下引同王本，天理本「嚙矢」之「矢」誤作「失」。

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近，王本以爲向郭注相異。

〈天地篇〉

26. 手撓顧指。

向云：顧指者，言指麾顧眄而治也。（《釋文》）

郭注：言其指麾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爲故。

案：本條壽本引同，楊本與黃本「眄」並作「盼」，楊本注云：「按當作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顧指」下引「眄」並作「盼」，餘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同，壽本以爲向郭注相異，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繕性篇〉

27. 謂之倒置之民。

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釋文》）

郭注：營外虧內，其置倒也。（王叔岷先生案云：「《古逸叢書》覆宋本末句作『甚倒置也』。」壽本與黃本並同《古逸叢書》覆宋本，楊本作「其倒置也」。）

案：本條各本皆同。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倒置之民」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近，壽本以爲向郭注相異。

〈達生篇〉

28.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向云：生之所無以爲者，性表之事也。（《雲笈七籤》三二〈養性延命錄〉）

郭注：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道藏本《雲笈七籤》卷三十二《養性延命錄》引同。與郭注相較，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29. 若乃夫沒人。

向云：能驚沒之人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沒人，謂能驚沒於水底。（案：黃本「於」作「于」。）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未輯錄。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驚」作「矜」，《集釋》本引同王本。楊伯峻云：「《注》『驚』北宋本作『矜』，汪本從之，今依《藏》本正。又《四解》本《注》末有『驚音木』三字。」³⁶ 與郭

36 楊伯峻，《列子集釋》，頁60。

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異而義同。

〈庚桑楚篇〉

30. 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坯。

向云：坯，牆也。（《釋文》）

向云：言無所畏忌。（《釋文》）

郭注：無所復顧。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忌」並作「懼」，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

「穴坯」下並引「向音裴，云：坯，牆也，言無所畏忌。」王本分爲二條，「坯，牆也」一條以爲向有注郭無注，「言無所畏忌」一條以爲向郭注相近；楊本與黃本並合爲一條，與郭注相較，楊本以爲向郭注相近。

〈寓言篇〉

31. 搜搜也。

向云：搜搜，動貌。（《釋文》）

郭注：運動自爾。（案：楊本與黃本並作「動運自爾」。）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搜搜」二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搜搜」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近。

(三) 向郭注相同者

〈齊物論篇〉

1. 厲風濟。

向、郭云：厲風，烈風。（《釋文》）

郭注：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厲風」二字，又輯得「濟」字向云「止也」一句；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厲風」、「濟」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2.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案：楊本「刁刁」作「刀刀」，引郭注同。）

向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釋文》）

郭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

案：本條黃本同，楊本「刁刁」作「刀刀」，壽本未輯錄。天理本《莊子音義》「刁刁」下引同王本，北圖本「搖」作「猶」。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3.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向云：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人也者，天中之一物。（《弘明集》五羅含〈更生論〉）

郭注：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案：王本「天」下有「也」字。）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汪道昆本《弘明集》卷五羅含〈更生論〉云：「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與郭注相較，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王叔岷先生案云：「〈更生論〉但引向注，未引正文，不知向氏是否注此文，姑識之於此。」

〈養生主篇〉

4.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向云：闇與理會，謂之神遇。（《釋文》）

郭注：闇與理會。

案：本條楊本、壽本與黃本「闇」皆作「暗」。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神遇」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

5. 而況大軀乎。

向、郭云：觚戾大骨也。（《釋文》）

今本郭注：軀戾大骨。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觚」並作「軀」，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大軀」下引並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6. 惡乎介也。

向、郭云：介，偏刖也。（《釋文》）

今本郭注：介，偏刖之名。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介」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介」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7. 不蘄畜乎樊中。

向、郭云：樊，藩也，所以籠雉也。（《釋文》）

今本郭注：樊，所以籠雉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作「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樊中」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人間世篇〉

8. 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藹。

向云：藹，蔭也。可以隱芘千乘也。（《釋文》）

郭注：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案：楊本於「陰」下注云：「按陰與蔭通。」王本

句末有「也」字。)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賴」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所賴」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德充符篇〉

9. 踵見仲尼。

向、郭云：踵，頻也。(《釋文》)

今本郭注：踵，頻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踵」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踵」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大宗師篇〉

10. 其顙顙。

顙，向本作顙，云：顙，大朴貌。(《釋文》)

郭注：顙，大朴之貌。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云「向本作顙，云：『顙然大朴貌』。」楊本於上「顙」下注云：「按顙當作顙，次顙字同。」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顙」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11. 於謳聞之玄冥。

向、郭云：玄冥，所以名無而非無也。(《釋文》)

今本郭注：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案：楊本與黃本並無「也」字。)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並無「玄冥」二字，楊本同，下句作「所名而非無也」。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玄冥」下引並同壽本。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

12.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

向云：浸，漸也。(《釋文》)

郭注：浸，漸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浸」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浸」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應帝王篇〉

13. 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向云：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不憊自聞死日也。(案：王本「憊」作「熹」，壽本作「喜」，王叔岷先生案云：「《御覽》七八一，《合璧事類前集》五二，引熹並作喜。」)

案：本條各本皆同。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與郭注相較，各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

14.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向云：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德機不發曰杜。（案：壽本「發」下有「故」字。）

案：本條楊本「幾」作「機」，注云：「按『幾』與『機』本通，然陸氏《音義》未箸異字；是向本原不作幾，蓋《列子》作幾，張氏改就之耳。」壽本無「也」字，黃本誤植入「鄉吾示之以天壤」句注。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

15.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向云：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案：本條楊本「無」作「无」，楊本、壽本與黃本「闚」皆作「窺」，「涯」皆作「崖」，「齊」皆作「齋」，楊本與黃本「似」並作「以」，楊本於下「以」字下注云：「按『以』當依《郭注》作『似』。」壽本無「似」字。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無」作「无」，「闚」作「窺」，「涯」作「崖」，「似」作「以」，餘同王本，《集釋》本引同黃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壽本與黃本並以爲向有注郭無注。壽本與黃本係將向氏此注繫於「子之先生不齊」句下；張湛注引向秀此注在「子之先生坐不齋」句下，楊明照云：「按處度引此注隸於上文『坐不齋』句下，極是；子玄盜竊之迹，得此益彰。」

16. 不知其誰何。

向云：汎然無所係。（《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汎然無所係也。

案：本條壽本同，楊本「無」作「无」，黃本「係」下有「者也」二字，注云：「各本無者也二字。」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向秀曰：无然无所係。」《集釋》本引同黃本，楊伯峻云：「各本《注》末無『者也』二字。」³⁷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黃本以爲文義同而點定文句。

17. 食豕如食人。

向云：忘貴賤也。（《列子·黃帝篇注》）

37 楊伯峻，《列子集釋》，頁75。

郭注：忘貴賤也。

案：本條各本皆同。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與郭注相較，各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

〈在宥篇〉

18.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向、郭云：炊累，如埃塵之自動也。（《釋文》）

今本郭注：若遊塵之自動。

案：本條壽本無「炊累」二字，楊本與黃本並同，「埃塵」並作「塵埃」。北圖本《莊子音義》「累」下引同壽本，天理本同，惟「郭」字處空格無字。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

〈繕性篇〉

19.心與心識。

向本識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爲先職矣。（《釋文》）

郭注：彼我之心，競爲先識，無復任性也。（《釋文》云：「郭注既與向同，則亦當作職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識」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心與心識」下引並無「識」字，「職」作「識」。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秋水篇〉

20.證擲今故。

向、郭云：擲，明也。（《釋文》）

今本郭注：擲，明也。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擲」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證擲」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達生篇〉

21.物與物何以相遠。

向云：唯無心者獨遠耳。（《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唯無心者獨遠耳。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並同，楊本「無」誤作「无」。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無」作「无」，《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各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

22.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云：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案：本條各本皆同。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楊伯峻云：「《注》引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則向所注《莊子》本有『形』字。江南古《藏》本《莊子》正作『是形色而已』，當據正。」³⁸ 與郭注相較，楊本與壽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王本以爲向郭注相近，黃本以爲文義全同而稍略。

23.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云：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案：壽本「知」下有「者」字。）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同，楊本「無」作「无」。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同楊本，《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各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

24.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向云：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列子·黃帝篇注》）

郭注：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案：楊本無「故」字，壽本無下「也」字，黃本「累」誤作「異」。）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同，壽本無「之間」二字。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間」作「閒」，餘同王本，《集釋》本引同王本。與郭注相較，楊本、壽本與王本皆以爲向郭注相同，黃本以爲文義同而略點定文句。

〈庚桑楚篇〉

25. 且夫二子者。

向、郭云：二子，堯舜也。（《釋文》）

今本郭注：二子，謂堯舜。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作「向崔郭皆云：『堯舜也』。」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二子者」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26. 內轆者不可繆而捉。

向云：繆，網繆也。（《釋文》）

郭注：網繆以持之。（案：王本「持」作「待」，案云：「即『繆而捉之』之意，是釋繆爲網繆也。」郭氏此注在下文「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句下。）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上「繆」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

38 楊伯峻，《列子集釋》，頁49。

「繆」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天下篇〉

27. 其風竅然。

向、郭云：竅，逆風聲。（《釋文》）

今本郭注：逆風所動之聲。

案：本條楊本與黃本並無「竅」字，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竅」下引並同楊本。與郭注相較，楊本與王本並以爲向郭注相同。

（四）向有注郭無注者

〈逍遙遊篇〉

1. 而燭火不息。

向云：燭火，人所然火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燭」下引並無「燭火」二字。

〈齊物論篇〉

2. 仰天而噓。

向云：噓，息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而噓」下引並無「噓」字。

3. 蒸成菌。

向云：菌，結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成菌」下引並無「菌」字。

4. 獼狌以爲雌。

向云：獼狌以獼爲雌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狌」下引並同。

5. 河漢沍而不能寒。

向云：沍，凍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沍」（天理本作「沍」）下引並無「沍」字。

6. 吾聞諸夫子。

向云：夫子，瞿鵲之師。（《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夫子」下引並無「夫子」二字。

7.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

向云：孟浪，音漫濶，無所趣舍之謂。（《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浪」下引並同。

8. 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向云：聽熒，疑惑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熒」下引並同。

9. 何其無特操與。（王叔岷先生案云：「《文選》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注，《御覽》三八八，引特並作持，當從之。」）

向云：無特者，行止無常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無特者」下注云：「通志堂本特作持。」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无特」下並云「本或作持」，引向注語並同。

〈養生主篇〉

10. 乃中經首之會。

向云：經首，咸池樂章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經首」下引並無「經首」二字。

〈人間世篇〉

11. 伏羲几蘧之所行終。

向云：几蘧，古之帝王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几蘧」下引並無「几蘧」二字。

12. 氣息弗然。

氣息，向本作諛器，云：諛，馬氏音息，器，氣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氣息」下引並無「氣息」二字。

13. 匠石覺而診其夢。

向云：診，占夢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而診」下引並同。

14. 會撮指天。

向云：會撮，兩肩竦而上，會撮然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會」下並引「向音活」，「撮」下並引「向子活反」，「指天」下並引「向云：兩肩竦而上，會撮然也。」

15. 挫鍼治繯。

向云：治繯，浣衣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治繯」下並引「司馬云：浣衣也，向同。」

〈大宗師篇〉

16. 眾人之息以喉。

向云：喘悸之息，以喉爲節，言情欲奔競所致。（《釋文》）

案：本條各本皆同。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以喉」下引並同。與郭注相較，壽本與王本並以爲向有注郭無注，楊本以爲向郭注相異；楊本與黃本係以下文「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句郭注「氣不平暢」與向注比勘，似不妥。

17. 偉哉。

向云：偉，美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偉哉」下引並無「偉」字。

18.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向云：縣解，無所係也。（《釋文》）

案：本條楊本同，黃本「縣」作「懸」，壽本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解」下引並同王本。與郭注相較，王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楊本以爲向郭注相異；楊本與黃本係以下文「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句郭注「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案：楊本與黃本並誤脫「不解」二字。〕則無所而解也」與向注比勘，似不妥。

19. 以汝爲鼠肝乎。

向云：鼠肝，委棄土壤而已。（《釋文》）

案：本條壽本無「鼠肝」二字，楊本與黃本並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鼠肝」下引並同壽本。

〈應帝王篇〉

20.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向云：事在齊物論中。（《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天理本《莊子音義》「四問而四不知」下引同，北圖本「向」誤作「何」。

21.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云：迷惑於其道也。（《釋文》）

案：本條壽本同，楊本與黃本並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心醉」下引並同。王叔岷先生案云：「《列子·黃帝篇注》，《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引並無於字。」以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淳熙本《文選》驗之，皆如王說。

23. 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云：塊然若土也。（《列子·黃帝篇注》）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並同，楊本未輯錄。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

23. 三年不出。

向云：棄人事之近務也。（《列子·黃帝篇注》）

案：本條黃本同，壽本「事」作「世」，楊本未輯錄。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王本。

24. 爲其妻饔。

向云：遺恥辱。（《列子·黃帝篇注》）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並同，楊本未輯錄。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恥」作「耻」，《集釋》本引同王本。

〈駢拇篇〉

25. 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

向云：非乎，言是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煌煌」下並云：「向、崔本作黼，向云：馬氏音煌。《毛詩傳》云：皇皇，猶皇皇也。煌又音晃。」「非乎」下引並同王本。

26. 而離朱是已。

向云：是已，猶是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是已」下引並無「是已」二字。

27. 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

向本跬作跬。云：近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天理本《莊子音義》「跬」下云：「向、崔本作跬。向丘氏反，云：近也。」北圖本「跬」作「桂」。

〈胠篋篇〉

28.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向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釋文》）

案：本條壽本同，楊本與黃本並未輯錄。天理本《莊子音義》「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下引同，北圖本「止」誤作「上」。與郭注相較，王本以爲向有注郭無注，壽本以爲向郭注相異；壽本係以下文「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句郭注「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案：壽本作「以資其治」。〕。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與向注比勘，似不妥。

〈達生篇〉

29.是故遺物而不懼。

向云：遇而不恐也。（《列子·黃帝篇注》）

案：本條壽本與黃本並同，楊本未輯錄。宋本與《集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並同。

30.而況得全於天乎？

向云：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列子·黃帝篇注》）

案：本條壽本同，黃本「全」誤作「金」，楊本未輯錄。宋本《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無」作「无」，《集釋》本引同王本。

〈庚桑楚篇〉

31.越雞不能伏鵠卵。

向云：越雞，小雞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越雞」下引並無「越雞」二字。

32.魯雞固能之矣。

向云：魯雞，大雞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魯雞」下並引「向云：大雞也。今蜀雞也。」

33.揭竿而求諸海也。

向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也。（《釋文》）

案：本條壽本無「言」字，楊本與黃本並未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而求諸海也」下引並同王本。

34.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向云：放，依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放道」下並引「向方往反，云：依也。」

〈徐無鬼篇〉

35.奎蹄曲隈。

向云：曲隈，股間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曲隈」下引並無「曲隈」二字。

36.至鄧之虛。

向云：鄧，邑名。（《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至鄧」下引並無「鄧」字。

37.舉之童土之地。

向云：童土，地無草木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童土」下引並同。

〈則陽篇〉

38.門尹登恆爲之傳之。

向云：門尹，官名；登恆，人名。（《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門尹登恆」下引並同。

〈外物篇〉

39.大儒臚傳曰。

向云：從上語下曰臚。（《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與天理本《莊子音義》「傳」下並引「向云：從上語下曰臚傳。」王叔岷先生案云：「《史記·叔孫通列傳·索隱》引曰作爲，爲猶曰也。」

郭本佚文

40.發然汗出。（〈大宗師篇〉）

向云：無係則津液通也。（《釋文》）

案：本條僅王本輯錄。北圖本《莊子音義》云〈大宗師篇〉「遽然覺」句下，「向、崔本此下更有『發然汗出』一句，云：無係則津液通也。」天理本「係」作「孫」。

41.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向云：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列子·天瑞篇注》）

案：本條壽本同，黃本「生生者」脫一「生」字，「故不生也」上有「无物也」三字，云：「原本无『无物也』三字，據王叔岷《列子補正》補。」楊本未輯錄。

《集釋》本《列子·天瑞篇》「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句，張湛注云：「《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同前引文，從略）。」宋本引「無」作「无」。王叔岷先生云：「《注》『故』上疑掇『无物也』三字。『无物也，故不生也』，與下文『无物也，故不化焉』相對而言。」³⁹

39 王叔岷，《列子補正》（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卷1，頁2。

42 汝逢衣徒也。

向云：逢衣，儒服寬而長大者。（殷敬順《列子·黃帝篇·釋文》）

案：本條壽本作「儒服寬大而長者也」，黃本作「儒服寬而長大」，楊本未輯錄。燕禧堂本與湖海樓本殷敬順《列子·黃帝篇·釋文》「逢衣」下引並無「逢衣」二字，餘同王本，《集釋》本引亦同。壽本與黃本並云本條輯自《黃帝篇》張湛注，誤。

三、結論

在以上所舉的一百三十七條向秀《莊子注》輯文裡，大約可以觀察出以下幾點訊息：

(一)向秀與郭象的《莊子注》曾經同時並存於世，張湛《列子注》與陸德明《莊子音義》，都曾引用不少向秀和郭象《莊子注》的內容，有些是分別稱引，有些是向、郭並引，這表示當時向、郭的《莊子注》都有傳本，而且內容應有不同。

(二)從《釋文》可以發現向秀與郭象注解的《莊子》底本，文字略有差異。例如：〈齊物論篇〉「置其滑潛」，向本「滑」作「汨」；〈人間世篇〉「氣息蓊然」，向本「氣息」作「諛器」；〈駢拇篇〉「而敝跂譽無用之言」，向本「跂」作「跂」；〈在宥篇〉「其動也縣而天」，向本無「而」字；〈外物篇〉「謀稽乎謚」，向本「謚」作「弦」。這可能是向、郭二人注解《莊子》時所依據的版本不同，也可能是向、郭二人在注解《莊子》時，各憑己意改易《莊子》內文。

(三)以所輯向注和郭注對勘，可以發現向、郭二注之間雖然有完全相同的注文，但是也有不少注文不同，因此似乎不能直指郭象全盤抄襲向注。郭象注《莊子》，不僅只是根據向秀注「點定文句」而已，顯然還有自己的意見，或是參考其他的相關著作。

四魏晉時期，注解《莊子》者甚多，其中能傳至於今者，只有郭象注一種而已，可見郭象注的確有其不凡之處。王叔岷先生說：「郭象注最適合於大倡玄風的魏晉時代，足以代表魏晉間人對莊子的觀念，所以保存下來。」⁴⁰ 郭象注得以流傳，顯然是因為他能結合各家的優點，匯集眾說之菁華。然而當時其他注家的注文傳至於今，可資徵引的材料不多，實在難以和郭注互相對勘，因此郭注與向注內容不同之處，既有可能是郭象自己的見解，也不能排除郭象抄襲自其他注家的可能。

在材料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根據現有的輯文推測，郭象在注解《莊子》時，可能曾

40 王叔岷，〈論「今本莊子乃魏晉間人觀念所定」〉，《臺大中文學報》第2期（1988年11月），頁1~8，引文見頁3。

經廣泛地參考當時各家的注解，或點定文句，或略予修改，藉以闡發自己的思想。只是在擷取其他注家的文字時，沒有注明出處，於是才落人口實，指為剽竊。馮友蘭曾提出較為公允的意見：

總的看起來，郭象的《莊子注》，有許多部分都是從當時別家的《莊子注》抄來的。他的《莊子注》用後來的說法，應該稱為「莊子集注」。

但是，郭象並不是亂抄。他有他自己的見解，有他自己的哲學體系。他注《莊子》，並不是為注而注，而是借《莊子》這部書發揮他自己的哲學見解，建立他自己的哲學體系。……他的《莊子注》，廣泛地吸收了當時各家《莊子注》的成果，綜合各家，集其大成。他的《莊子注》在當時成為玄學發展的頂峰，後來，取代了各家的《莊子注》一直傳下來。⁴¹

其實郭象注「雖有所採於向，實能推而廣之，以自成其說」⁴²，而且也「足以代表魏晉間人對莊子的觀念」，那麼我們現在看待郭象《莊子注》，似乎也可以採用較宏觀的角度來理解，無須過分執著於注文的著作權究竟誰屬了。

4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3。

42 王叔岷，《莊子向郭注異同考》，《莊學管闡》，頁114。

參校文獻版本

郭象《莊子注》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1年）。

張湛《列子注》

鐵琴銅劍樓摹刊宋本（臺北：廣文書局，1987年） 簡稱「宋本」。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簡稱「《集釋》本」。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明袁氏嘉趣堂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 簡稱「嘉趣堂本」。

陸德明《莊子音義》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簡稱「北圖本」。

日本奈良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宋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簡稱「天理本」。

殷敬順撰，陳景元補遺《列子釋文》（《沖虛至德真經釋文》）

《無求備齋列子集成》景印清乾隆五十二年燕禧堂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 簡稱「燕禧堂本」。

《叢書集成新編》景印《湖海樓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簡稱「湖海樓本」。

李善《文選注》

宋淳熙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釋僧祐《弘明集》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明汪道昆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

張君房《雲笈七籤》

《四部叢刊正編》景印正統道藏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 簡稱「道藏本」。

徐邈《莊子集音》

敦煌殘卷伯三六〇二（《敦煌寶藏》第一二九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